

第二十九回 陳素娥落院刺胡

〔先聲金絡索〕

詞曰：

啼腮少斷痕，病曆多重量。一線殘軀，硬把三圖進。冤哉，此際身嚙如蚊，不怕夜來不露筋。災多勾了前生孽，劫盡堪為後世因。天已定，從來烈女似忠臣。忿極殺機新。今日事，為何人。

棗核釘抬到仁和縣衙門驗傷，媽兒已帶素娥來伺候聽審。滑知縣驗過，叫書辦填寫傷單。

傷單：

浙江杭州府仁和縣正堂滑

檢驗傷痕二處，開列于左：

一剪口戳傷左腮，寬一寸一分，長一寸五分，深穿通腮。

一剪口戳傷右腮面，寬一寸三分，長一寸五分，深二寸六分。

驗明傷單是實。

滑知縣用過朱印入卷。凶器寄庫。

浙江仁和縣正堂滑

剪傷二處，驗明提訊，事據生員胡彪稟云：稱在桃花院宿娼，被院妓陳素娥用剪戳傷等因。當堂驗明傷痕是實。仰原差持票即提人證質訊。限即日提到，無得玩延。速速須至票者。

計開

陳素娥（持剪人）胡彪（被傷人）

尤氏（開院人）王升（坊保）

年月日原差李貴

張和

原差李貴跪稟

大爺臺下：陳素娥一案，身奉票提到。伏乞消票。

批：午堂聽審，票消。

滑知縣坐堂，叫原差帶陳素娥過來，答：“是。陳素娥當面。”滑知縣說：“陳素娥，你因何用剪戳傷胡彪？從直招來”素娥說：“是。難女子本有受聘之夫，誤落奸人之手，賣在桃花院裏。媽兒逼貞為妓，正遇仇人胡彪入室。”滑知縣說：“住了。你小小一個女子，怎麼就有仇人？”素娥聽滑知縣問他，就大哭起來，說：“噯呀，爺爺，這胡彪綽號棗核釘，是個大惡人。去年在西湖上唆動趙懌思搶我過船，幸遇英雄救出虎口。今又搶我送到趙家。那趙家塚婦嚴氏把我賞了李蠻牛，李蠻牛賣我到院。難女子早辦一死，就將胡彪灌醉，用剪戳傷是實。情願領罪。”滑知縣說：“帶媽兒尤氏。”差答：“是尤氏當面。”滑知縣說：“尤氏，你為甚麼逼素娥為妓？”尤氏說：“陳素娥與胡彪飲酒為歡，情願接客的。”滑知縣說：“既是情願，又何以戳傷胡彪？你逼貞顯然，還在這裏抵賴。掌嘴！”尤氏說：“求太爺開恩。小婦人逼貞是實。”滑知縣說：“帶胡彪。”差答：“是。胡彪當面。”滑知縣說：“胡彪，你既是一個生員，怎麼不守臥碑，膽敢宿娼？身雖被傷，不端士行。本縣是要詳革的。”叫：“原差將陳素娥、尤氏交官媒收管。管押胡彪候詳發落。”滑知縣退堂，吩咐承行書辦速備詳文。棗核釘暗暗著人到趙懌思家說明案由，請他設法。

趙懌思聽是陳素娥，即刻著家丁拿帖，到仁和縣，替棗核釘說情。又囑滑知縣拘押陳素娥，捺捺他的傲性，不可難為他。

這滑知縣原是進士出身，甚屬精明，即如此案斷得頗公。

只因是趙文華的門生，被趙懌思囑住，不敢不依他。就免了詳文，改了堂斷。

卻來了一位新任杭州府，任應龍大老爺，為人清廉剛正，從不依附權奸。即日放告，陳保元當堂喊稟，補詞將案情敘明。任知府批親提究辦。胡彪著急，又來求趙懌思。趙懌思不敢到任知府衙門討情，只得在撫院衙門送了一千兩銀子，與管杭州府三書班，就把任大老爺與嘉興府知府對調。這嘉興府知府汪學金又是趙文華的門生，為人迴不如滑大生。雖照前批親提，把“究辦”二字改為“核證”，于此案中有上下其手之意了。

這一日府審，汪知府堂斷說：“胡彪身受戳傷，從寬免究。媽兒尤氏不准開院。陳素娥身為標妓，膽敢用剪戳人，發官媒賣。陳保元年未成丁，姑寬免責釋放。結案。”

此時胡彪傷痕已痊，來向趙懌思說：“陳素娥發官媒賣，大爺何不拿幾兩銀子買他家來。是當官的了，怕他敢不從？”

趙懌思說：“就托老兄替我妥辦。”胡彪到官媒家兌了銀子，買素娥送到趙懌思家中。

誰知素娥在官媒家受了些了污穢之氣，遍身起了疔瘡，流膿淌血，腥臭逼人。趙懌思看見素娥這等光景，他那邪心還未曾絕。說：“送他到後園空房內養息幾日。等到疔瘡全好，再放他家來。”家丁送素娥到後園去，早有丫環報知趙懌思之妹麗貞小姐。這麗貞小姐雖生在趙家，卻沒有他父兄氣習，說：

“陳素娥與我素昧平生。我不知心中何以戀戀不舍。這也自奇了。乳娘你去為我致意陳姑娘，說：‘小姐麗貞拜上，請放寬心，好好養病。暇中還要親來看你。’”乳娘到陳素娥床前，將小姐話一一說與素娥知道。素娥大哭，說：“乳娘奶奶，請你回復小姐，替我拜謝。後來倘有好處，沒世不忘小姐之恩。”此後飲食茶湯，皆是小姐命乳娘照管。

那一日乳娘叫：“陳姑娘，我家小姐親來瞧你。”素娥說：“小姐之恩三生難報。只是我房中味臭難當，請小姐回避罷。”小姐已進房來，叫：“陳姑娘受苦了。”素娥哭說：“小姐貴步到此，何以與難女有緣？”麗貞說：“陳姑娘，我一聽你的姓名心中就難舍。連我也不自知。”小姐坐在素娥床邊安慰他一番。素娥說：“小姐，這裏污穢不堪，有褻小姐，請便罷。”麗貞問乳娘：“你問問甚麼，乳娥

說：“有些腥臭。”麗貞說：“我絕無所聞。這是該因有緣了。陳姑娘，你可將從前受難原由說與我聽聽。”素娥就從岳廟進香說起，又將洪昆聘他的玉蟾蜍拿與麗貞看，說：“我剪戳胡彪專為洪郎守節。”麗貞聽說一陣心酸，也就垂下淚來了，說：“賢姐姐，你是個貞烈賢女，可敬，可敬！我欲與姐姐結盟為姊妹，未知肯允否？”素娥說：“難女何敢？”麗貞說：“你這樣節義之人我還高攀不起，務求俯允，不可過謙。”素娥說：“既蒙不棄，遵命就是。”寫了同年、同月、同日、同時生辰的盟書，對天發誓。素娥在後園，幸賴麗貞調護，還是災星未退，疔瘡不愈一則阻趙懌思的淫念，一則除嚴氏的妒心。直等到洪昆復姓，十二緣遇全，榮婦大會，魔難方除。此都是通元子全貞保節的妙法神謀。

[返回 >>](#) [玉蟾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